

抱經堂文集

八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六事略

夏節母傳

庚辰

江陰夏節母者傳一先生之室也先生至性過人喪父哀毀將葬值天寒不忍父棺入冷穴特創窆以身煖之臥窆中兩日夜竟以是致疾卒母時年二十九有姑在堂禁之得無死督二孤甚嚴訖爲名諸生次子二銘嘗客宜興令王君所王甚重之王疾病家人爲姦利者咸弗便二銘肆妄言二銘怒欲辭去王君堅畱不可則使人間於母母乃速止之曰王君與爾交好今病困舍去

不義乃止王病亦愈既縣人有以試事屬二銘者其人於二銘素有德雖不可然意猶慊慊母曰汝唯有辭王君而歸可耳王復使人邀之再三母曰前王君有急義不可去今無事何必往其斷事合義皆此類夏氏之先好施以是毀其家傳一先生歿時有責半千金母鬻田以償曰不可使夫子有遺憾雖所負母家者亦必償族人哀其志欲分建祠金井公田以贍母母堅不受二銘與兄慎脩自幼卽好施憐號寒者積尊長所賜爲之衣母雖當困乏不移取以給他用或問其故曰童子有仁心不可闕也邑有災煮粥以食飢者二銘任其事勞甚得疾醫危之母曰天道神明宜無有求活人而先自斃

者他日慎脩又因水災募樁收江中流屍病母信之亦如二銘已皆如母言二銘奉母命一至京師遊鄉先達楊文定公之門未幾公捐館母命經理其喪畢卽歸曰大賢旣歿久畱無益也母年已合旌例堅不欲初邑人以傳一先生死孝求旌議者以煖壙不經却之母傷之故戒其子勿以節求旌也母年七十一而歿逾年爲乾隆十九年乃始聞於

朝得旌云母湯氏其孫祖焯來學於余乃備知其事如此

論曰母所爲蓋有丈夫風易曰夫子制義今觀母於去就辭受間何其審所處而皆當也得之於巾幗綦難哉

易於坤爲吝嗇母又不然其家至今能遵其教足以愧
彼富者余嘗讀宋史孝義傳董道明葬母匿墓中三日
又侯義沈宣葬皆不掩壙夜皆拊棺而臥彼皆無恙而
傳一獨不幸死且不得旌然賴有賢妻以顯其事作
史者其舍諸

江陰張節婦傳

癸巳

江陰張節婦者不知其母家姓或云鎮江人嫁江陰張
庖之仲子爲婦張庖者以其業名之貧困去爲泔塹關
卒貲少裕乃爲兩子娶婦其冢婦得於舅姑仲婦卽節
婦也以無口才故不得於舅姑其小姑嘗爲人婢後得
歸與其邱嫂嘗陵藉節婦訐其夫亦弗禮節婦於是張

氏無小大無一人善節婦者生一女而夫死節婦時年二十餘安張氏無改適意其家人百端說之不動乃交以惡語相迫婦亦自若也一日其兄來省之張氏合口稱仲婦不賢其兄信之亦怒其妹出詭語且曰汝何願爲張氏婦乎不改嫁將安歸婦至是始曰諾兄辭而去婦整理箱篋無戚容入夜尙自乳其女張氏大小皆喜謂不賢婦行去矣晨興見婦寢戶尙牢閉叩之不應挾而視之則赫然已懸於梁矣以縊約兒於牀兒故得無墮婦旣死張氏以無故輕生聞於官事遂已鄉鄰有知者爲大息傳其事余妻季楊在室時聞而異之他日爲余說如此且請爲之傳

舊史氏曰張氏之遇仲子婦可謂少恩矣婦之以節殉張氏也豈爲私愛哉語曰好內女死之此言夫常情耳若夫義根於性行成於志堅確不二以完所守則非恩怨之所能加損者矣節婦初不期死以徼身後之名及迫之以不得不死然後死此尤爲得死之正有風化之責者當亟表之

李節婦顧恭人傳

甲午

節婦顧氏上元人明南刑部尙書東橋先生之裔父配元名諸生節婦年十九歸同邑太學生李仙經字尹授後贈官至朝議大夫者也旣歸後甚宜其家贈公思以文學致身讀書刻苦應秋賦者再不得志遂病節婦

左右之勞瘁備至疾終不起是時節婦年二十有六上有舅姑年皆俯七十遺孤文在始六歲欲自殉不可則強起搗柱外侮疊至一不貽老人憂奉養極誠孝翁嘗有所往中途驟得疾距家四百里許節婦一昔夢見翁形容異常驚而覺卽稽顙北辰祝翁得生還後果歸至正寢而死姑病蠱節婦與之同臥起湯藥必親嘗夫歿後又四年舅姑乃皆以天年終教孤子慈而嚴以故文在名譽早起應童子試知縣事袁君賞其文引居門下以遠到期之文在顧善病時或失血節婦患其復如乃父之以勤苦致大也輸粟爲太學生旣又爲之輸金入仕初任南城兵馬司指揮使出爲廣西梧州府同知所

司鹽樞人以爲美遷節婦切誠曰必毋染指後又攝鬱
林柳潯諸州郡篆所至清謹以最擢湖南常德府知府
換劇衡州旋遷署衡永郴桂道又嘗護臬藩二使司印
文在居官每遣人迎母再三請僅一至而返曰吾性好
清約汝能以此自持勝養我多矣及文在以失察所屬
知桂陽州某虧帑不報落職歸節婦殊無憾惑意及文
在復職需次吏部乾隆三十七年春卒於京師節婦
晚年失壯子痛不自勝喪歸一一手自經紀逾年疽發
於背猶日召諸孫至前訓以保身持家之道神明炯然
不亂以五月七日終於內寢年六十有六節婦於乾隆
三十一年奉

旨旌表節孝又以子貴 封恭人孫三人育蕃育芬育
荃皆業儒長者方成童云

舊史氏曰曩余督學湖南歲試始衡州爲之守者李君
也使者校生童騎射必之郭外教場地曠遠觀者填塞
囂每不易戢而士又非素練或先焉或後焉往往惑使
者之耳目以甲爲乙者不少矣李君植木爲表繩連之
以節觀者闌入者始鞭之不勞而自肅於控馬將發處
使官屬監之五人爲一班一人出馬所司呼云某甲吏
布於道傳聲相呼以達於使者則士之著籍而不至者
與夫馬失道而求復者皆可辨也余是時以爲通例然
也旣而乃伏李君之能自余來李君之里君時方畱

京師聞其鄉人云昔歲大饑官分地爲粥以食餓者在籍之鄉官分主之唯李君實視如己事勞怨不辭人用以濟其共事者皆能道之然不知李君有母也今因母之弟顧生銘來學於余始知之銘又自言曰銘幼喪父賴姊教育之以有今日李氏而無姊則風雨毀室之患殆亦不能有其家吾姊少嘗讀書識大義其待本宗外姻咸有恩義固不獨私於銘而銘感之不能忘也余聞銘之言乃知李君之才敏而事無不誠者得於慈教爲多先儒嘗言婦人可無才若節婦之所處非德而兼之以才則李氏之業幾墜矣余嘗欲書李君之事不果今故併著之以見非是母不能生是子也

汪氏雙節傳 丙申

乾隆二十九年蕭山故洪縣典史汪楷之繼妻王氏妾徐氏皆以忍苦完節奉

命旌表樹坊於邑東所居之大義里曰雙節爲之傳曰王氏會稽人庠生雍文之次女年二十三歸汪楷爲繼妻楷前妻方氏遺二女尙幼而妾徐氏居窻室已七年生一子輝祖僅六歲徐氏鄞人也楷方爲洪縣典史徐奉王偕之任王氏有母道慈子女若所生與徐歡若娣姒徐則嚴事之無間言楷居官廉恕在任八年念父母皆老亟引疾歸父沒有逋不能償薄遊粵東未幾遂卒於粵是時王年二十八徐年二十九上有老姑沈氏在

堂下有一子四女其二女王所生也家故有負郭田爲小叔斥賣以償博進至是歲入無幾索責者滿戶外二氏辛苦營甘膳奉老姑且衣食其子女而已則忍飢以爲常或謂可以辭緩索責者王曰不可以口實貽死者鬻簪珥以償不足又盡賣其餘田猶不足相率晝夜勤織作銖積寸累三年遂畢償當其夫凶問之至也小叔攜其妻子遠徙他所沈欲往就養二氏相與謀曰何可使七十餘歲老姑遠離鄉井他日將無以見死者於地下乃皆涕泣固止之凡爲養之具王殫力經營而起居扶掖病中百凡指揮皆徐任之時復有欺老弱構釁者或勸宜徙家避之二氏又相與謀曰汪氏支屬單微今

三世墳墓在此去之將誰守卒不冝徙外侮亦漸息輝祖少多病兩母愛護惟謹及從師讀書少不中程則怒或至子杖輝祖年十七請於母欲應童子試王問曰汝自度可入學乎應曰可先試於縣例取文優者覆試之無輝祖名王怒而詰之則以曾受兩生屬爲代作文字得薄少以製夏衣爲解其人則已前列矣王聞之愈怒謂徐曰兒無志氣吾寧凍餓死不忍見兒爲此也幾欲予杖卒流涕被面而起輝祖以是年爲學使者所取入縣學爲弟子員少長以負米出遊而沈氏卒煢煢兩寡治殯治葬咸如禮徐以乾隆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一王以乾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其得 旌也王尙在語及

族婦有未得與者愀然曰吾與若等耳何獨以吾爲異
行其子乃採諸輿論得二十三人爲上其事咸附主節
孝祠以成母志云子輝祖以乾隆三十三年舉於鄉四
十年成進士孫男女各四人

舊史氏曰觀二母處境之危苦何其甚哉唯其志定而
壹故視勞若逸視險若夷以周旋於內而扞禦於外卒
之無不可感之人無不可格之天噫人可知所自處矣
王之教子以遠利也不以微而忽不以幼而恕此與李
景讓之母拵錢不取何以異徐甚憐其子而不溺於私
與王有同德焉輝祖守母之訓以入官庶無得罪於百
姓矣乎

節婦楊孔氏傳

丙申

溧水楊汝柔妻孔氏高淳庠生孔雲彩之女也幼失母長於祖母朱氏不苟言笑及將笄朱又亾哀不自勝歸楊五年而寡時氏年二十有三也汝柔業儒應學使者試不入選後出其卷視之已枉所錄中而復遺之憤惋成疾腹痛至不能忍發狂惑自刎死氏一慟幾絕遂不粒食昏迷者逾四旬死而復甦舅姑諭以立後使夫不亾爲辭乃勉起就食然自是成痼疾終其身無康寧矣其築里李亦早寡氏與相依日夜事組紉以給衣食不復歸寧撫夫從弟之子志忠爲嗣課以讀書慈教兼備子或少懈卽不怡至垂涕泣子今爲諸生乾隆三十五

年閏月卒年六十有六合 旌例云

論曰義有所重恩有所遺婦人之有歸寧也上下一也父母既沒則無歸寧之禮此常也父母在而不敢歸寧者變也若節婦者豈不念其父母哉以義斷恩茲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歟其夫以讀書無成而亾矣不懲前事又以是勸其子必使之繼乃父未竟之志賢乎哉其不以利鈍成敗易也子知乞言以表彰母德是卽讀書之效也夫

萬孝女傳 己亥

孝女上元諸生萬某女也少孤無他兄弟獨與母居矢志不擇對日勤鍼黹以養母所居隘甚以席自障外人